

乳与卵



乳と卵

〔日〕川上未映子 著
杨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乳与卵

〔日〕川上未映子 著

杨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乳与卵/(日)川上未映子著;杨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27-4864-8

I. 乳... II. ①川... ②杨... III. 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2655 号

CHICHI TO RAN by KAWAKAMI Mieko

Copyright © 2008 by KAWAKAMI Miek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08.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AWAKAMI Mieko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乳与卵
乳と卵

〔日〕川上未映子 著
杨 伟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颜 禾

图字:09-2009-082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插页 5 字数 51,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864-8/1•2723

定价:1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0512-52397878

目 录

0 0 1
乳与卵

1 0 9
你们的恋爱正濒于死亡

乳
与
卵



○ 卵子原本应该叫卵细胞的，至于为啥要带上“子”字，说来，只是为了迎合“精子”这个说法，才加上去的罢了。尽管也多次去过图书室，但总觉得借书手续怪复杂的，再说书也少，地儿又窄，光线又暗，更何况要是有人来了，自个儿在读什么书也会暴露无遗，这些都让我感到厌恶。所以，近来总喜欢在回家的路上，折进那种作古正经的图书馆里去。在那里，还可以随心所欲地鼓捣电脑，再说，学校本来就够让人郁闷的。真是荒唐愚蠢，各种事儿。说来，像这样大肆说“荒唐愚蠢”，本身就够荒唐愚蠢的。不过，学校的事随它怎么着都无所谓的，但家里的事却不能随它怎么着，因此，两者压根就不能混为一谈。

说到写吧，只要有纸和笔，在哪里写都成，而且写什么都成，所以，“写”倒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这就叫做记录。说到“厌恶”这个词，既可以只用“厌”，也可以只用“恶”，但总觉得写“厌”字才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厌恶感，因此就好好练习写“厌”字吧。

厌。厌。

绿子

卷子她们是从大阪来的，所以，只要知道到达的时间，是不愁接不到的。接她们的站台就只有一个，而我早就把事先得知的到达时间输入到手机里，摁一下通话键就保存了下来，自然是不必担心了。我一边走着，一边穿过好多紧贴在圆柱上的滑溜溜的广告，可这样一来，就来不及确认——广告上那人老珠黄的女演员身上的和服，到底是圆年糕状的花纹，还是兔子形状的花纹了。我一边盯着电子广告牌上的标识，一边有一下无一下地数着台阶数爬上站台。尽管我被新干线发出的各种巨响几乎掀倒，但还

是马上从人群中找到了卷子她们。

远远地就能清晰地看见累得精疲力竭的两个人。她们夹杂在众多的乘客中，半倚在长凳上。两个人没用腰靠，也不是正坐，倒像是瘫坐在那里，一看就和周围的勃勃生气大相径庭。是的，只有她们和四周显得格格不入呢。不知为什么，她们的脸色看起来格外苍白，还无力地耷拉着脑袋。找到她们后，我小跑着走近她们，“哎呀呀”地招呼着，她们俩之间笼罩着我早有所闻的沉重气氛。发现我以后，两个人这才抬起眼睛，站起来，各自舒展了一下身体。

一阵子不见，绿子已经长高了许多，尽管如此，整个身体还是纤细有余，小腿上也看不到像样的肌肉，或是应有的弧线。实际上，她身体所呈现的直线倒是让我联想起火烈鸟来，尽管我并没有亲眼见过那种动物。不过，与整体相比，她的大腿尽显修长，就恍如忽略了大肠部分，而直接从胃袋里生长开来的一般。“哎？莫非你的腿一直延伸到了那里？”我不由得装着感叹的样子，一边寒暄着，一边敲了敲她的腿部，还有大腿根，结果她一声不吭，缩

了缩腰部。不过，让我大为吃惊的，不，或许该说让我在瞬间里哑然失语的，倒不是久违的绿子，而是卷子的种种变化，她整个身体像缩水了一般。尽管卷子原本就不属于那种肉感的人，也不是所谓的健康型美人，但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是她的身体，还是脸庞，也都应该更加宽大、更加圆润、更加丰满。可眼前这副干瘪的模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即使只看她垂落到肩膀下方的头发也罢，或许是因为烫得太久，染料已经脱落吧，有些泛红，了无生机，让人觉得精气已经从发尖散失殆尽。身上穿着印着灰色立体英文字母的派克大衣，还有给人硬邦邦感觉的牛仔裤，脚上穿着的不知算凉鞋还是拖鞋。与这身打扮不相称的是，她的嘴唇上涂着厚厚的口红，以至于上下都出现了皸裂。而使用的粉底不知是因为廉价，还是因为涂抹方法不当，抑或仅仅是与肤色不相般配，让她的脸庞带着明显的扑粉痕迹，与脖子的肤色判若两样，就那样暗淡而模糊地浮游在站台上人头攒动的众多面孔中。或许是有些生疏吧，换作是从前，或许我早就一边微笑着，一边当场笑

话：“阿卷啊，你的面妆是不是化得太浓了点？”可此刻，我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只是笑着说了声“让我来拎吧”，就从卷子手里接过了提包。

卷子是我的姐姐，而绿子是卷子的女儿，换句话说，绿子就是我的外甥女。小姨我至今仍单身未婚。说来，那个身为绿子父亲的男人，是在十年前和卷子分道扬镳的，所以，打绿子懂事以后，就没有和自己的父亲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过，也不曾听卷子说起过让他们父女俩见面的事情，想必她对父亲的一切都蒙在鼓里吧。尽管这也不算什么，但唯其如此，我们才得以至今还保持着同一个姓氏。应卷子的要求，这对居住在大阪的母女将在我东京的公寓里度过这个夏天的三天时间。

从卷子那儿接到她要来东京的电话，还是在一个月前。

电话上问的是“我想去做隆胸手术……不知你咋看？”——这原本是深夜下班后，卷子特意给我挂来长途

电话的目的，但却自始至终都没有留给我说话的余地，似乎无意倾听我的感想和意见。卷子似乎只是在“想要隆胸”和“自己真敢这么做吗”这两种念头的角力上，感到一味的亢奋，让我感到，她那里时间流淌的速度和我这里是大相径庭的。

尽管不能说卷子的性格本来就很阴郁，但至少是不爱说话，或许不妨说，从孩提时代起就有些畏首畏尾吧。我记得，母亲曾被班主任以卷子“不合群”为理由，叫到学校去交换意见。说到朋友不多这一点，其实我也不差上下，所以，两个人经常是结伴行动。卷子曾把我搭在自行车后面的货架上，不停地踩动踏板，跑遍了我们能去的所有地方。一旦无意中想起那时候，我脑海里就会条件反射地回想起卷子的指尖。她总是拼命地咬指甲，一副就算指甲被咬掉也决不罢休的模样，所以，从她的指尖上常常会渗出丝丝血迹。这个癖好是否还依然如故？——我就这样思忖着，一边听着从电话线那头，不停地蹦出诸如“隆胸”、“隆胸手术”之类的单词。不管我把耳朵和心思如何

集中在卷子的话语上，但她究竟说的是谁，又在说着什么，我都一片恹恹。而且说的时间越久，就越是犯糊涂。惟有单词和声音在四处回旋着，而自己在和卷子说话的实感却逐渐丧失殆尽，不禁一筹莫展。

更何况像这样在深夜里接到卷子的电话，并且是接二连三的电话，是以往不曾有过的事情，仅此就足以让我张皇失措了。连续四天，每天长达一个小时，全部叨咕的是隆胸手术之类，而说到其中的具体内容，不外乎都是关于隆胸的方法，还有“我呀，打算去做呐”等决心已下的心境而已。当然，在满嘴隆胸的一丁点间歇里，卷子会偶尔说：“我呀，近来好一阵子都在和绿子闹着别扭呢。”其实，对此我早有耳闻，也暗自替她们担心过。因为在我看来，比较而言，倒是这一点对她们和我来说更为重要。但由于卷子通过电话里说到隆胸话题时，过于专注和执著，以至于我很难找到机会去打断卷子那连珠炮似的话语，从而转入绿子的话题。于是，只好在绵绵不绝的隆胸话题上，适当地附和着卷子。不过，一旦无意中提到绿子，原本滔

滔不绝的卷子就会戛然改变声调，仿佛想要蒙混过关，或是敷衍搪塞一般，不无迟疑地说：“喔，绿子的事儿呀，嗯，不要紧的。说来呀，最近我们之间采用的是笔谈，就是用笔来交谈，用笔呗。”她竟颇为奇怪地用有些明快的口吻说。“笔谈？那是怎么回事呀？”“不，我呢，是用嘴巴说。尽管我用嘴说，但绿子却用笔，对，就是用笔写。才不说话呢。都已经很久了。说来，都快半年了吧。”卷子说。“半年？不长吗？”“嗯，算长的吧。”“是很长，对吧？”“我呀，最初也问了她很多，可她一直都那个样儿。或许我也有过一些机会来问她，但无论怎么问，她就是不说话，即便生气也白搭，可真是为难呀。不过，为难归为难，但我也琢磨着，她可能正处在那样一个时期吧，就姑且不管了。”

○ 班上的同学好像大都来了初潮。不过，单就词语本身来考虑，也不是不明白，所谓初潮的“初”就是“初次”的意思。可后面的“潮”字，又是什么

意思呢？今天想到这里，就去查了查字典。上面只有一句解释，说初潮就是指初次的月经。这让我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于是，又查了一下“潮”字，结果列举了很多意思，其中有解释说，因为月亮和太阳的引力等等，导致海水时而满潮，时而退潮，总之也就是起起落落呗，这样便形成了波浪。但让我一头雾水的是，不知为什么还有一种解释，说“潮”居然有“爱娇”的含义。于是又去查“爱娇”，结果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含义是，在商店里吸引顾客的注意，或是让人抱有好感等等。但为什么这和大腿间第一次流出经血——初潮有关，我可是再怎么也想不通，不禁超级郁闷，窝火得很。

绿子

卷子现年三十九岁，年末就要满四十了。眼下的职业是女招待。尽管都统称为“女招待”，但其中却不乏各种形态。根据供职店铺所处的位置，就可以粗略估计到其薪

水的多少、顾客的层次，以及大致的业务内容。虽说大阪也有远近闻名的酒吧一条街，但卷子供职的店面却坐落在大阪名叫京桥的那一带。或许是因为地处人们常说的郊区吧，这里和所谓的高档彻底无缘。在整栋建筑物都被涂抹成茶色的电游中心旁边，并排着好几家顾客只能站着喝酒的简易酒馆。而在那间让人怀疑建筑物的角度都已倾斜的个体书店旁边，则是一家形状狭长的烤肉店。而与它挤得密不透风的，是靠电话和嘴巴来挑逗客人的风俗店，用花里胡哨的装饰来刺激着人们的眼球。旁边就是卖河豚料理的店铺了。不过，说到这里河豚料理，就算是仔细咀嚼，自己享用着河豚的哪个部位，也不啻一大谜团，似乎根本就搞不懂，究竟嘴上吃的是河豚身体的什么部分。四周则充斥着爬金库机的喧嚣声浪、霓虹灯闪烁的迷离光影、装有电游机的桌子、暗淡无光的咖啡馆、不见店主和顾客身影的印章店等等。人们大笑着，宣泄着淤积在心中的郁愤，在道路两旁，只见啤酒瓶堆积如山，有些已经破成碎片，杂乱不堪。尽管人们常说这一带充满了怀旧的

氛围，让人放松，但聚集于此的，也都不外乎一些小小的店铺。每家酒吧都无一例外地配备了卡拉 OK，以至于每栋建筑物里都响彻着麦克风“呜呜呜”的回音。而正当你就要沉醉于其中之时，一个早已年过六旬的老姬却在旁边拼命地拉客，或是有人招呼着“还可以跳舞呐。两千日元就可以任你喝个爽，怎么样”，诸如此类，各个店家都自有拉客的杀手锏。不过，卷子上班的地方却属于那种只有两三个陪酒女郎的小型酒吧。

靠吧台的地方有几个位子，此外还有几个用沙发围起来、被叫做包厢席的座位，只要进来十五个客人，整个店子基本上就爆满了。无论购进多么奢侈的酒水供客人享用，结账时一个人一晚上消费一万日元，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为了提高营业额，女招待们必须也大点各种酒水，一直喝到肚子里翻江倒海。光喝酒还不够，还要点像烤香肠、煎鸡蛋、生油沙丁鱼等不知属于下饭菜还是下酒菜之类的东西。尽管卡拉 OK 的回音震耳欲聋，但一首一百日元的点歌费倒也可以积少成多，所以必须拼命地大唱特